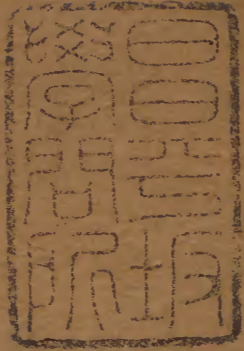


金石萃編 廿三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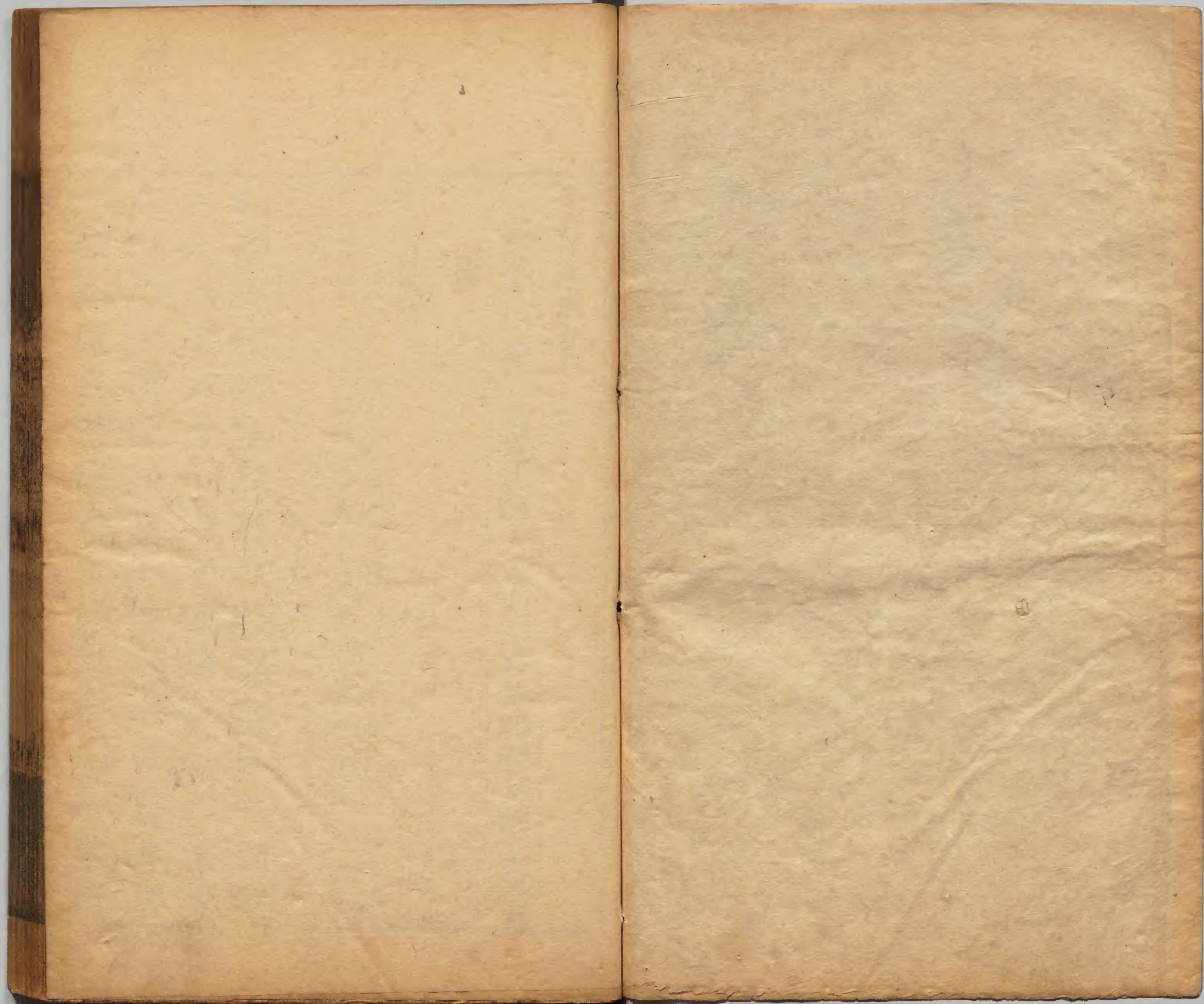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四	七	三
一	二	七	三
六	三	架	函

內閣文庫			
九	二	四	漢
七	一	六	書
函	一	三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73
冊數	63( 8)
函號	297 110





金石萃編卷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魏一

上尊號碑

碑高八尺七寸廣七尺三十二行行四十九字額題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八字篆書陽文今在許州繁城鎮

淺草文庫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詡

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節行都督督

軍車騎將軍臣仁輔國將軍清苑鄉

侯臣若常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車將



軍都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時鄉侯臣秋  
 渡遼將軍都亭侯臣柔衛將軍國明亭侯  
 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西將軍東鄉  
 侯臣真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  
 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  
 督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行  
 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  
 臣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侯臣邵使持節  
 右將軍建鄉侯臣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  
 侯臣遼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匈奴

南單于臣京奉常臣貞郎中令臣洽衛尉  
 安國亭侯臣昱大僕臣大理東武亭侯  
 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佐  
 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領軍中陽鄉侯臣  
 琳中護軍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長  
 水校尉關內侯臣凌步兵校尉關內侯臣  
 福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振威將軍涅鄉  
 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  
 軍尉猛亭侯臣當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  
 生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圃安眾將軍元

就亭侯臣神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衢討夷  
 將軍成遠亭侯臣慎懷遠將軍關內侯臣  
 翼綏邊將軍常樂亭侯臣俊安夷將軍高  
 梁亭侯臣昇舊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茲  
 衛將軍安昌亭侯臣楮等稽首言臣等前  
 上言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羣臣因天命以  
 固請陛下遠天命以固辭臣等頑愚  
 猶知其不可况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以  
 福海內欣戴之望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曰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虜未滅若以羣賢

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  
 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  
 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  
 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  
 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  
 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  
 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  
 不得不禪奉天時也 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

則堯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大命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冀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體所柱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為陛下下陋之歿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倉梧之神墓大夏必鬱色於會稽之山陰大命必不悅於高陵之廟諱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宜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六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邱虛當此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大命王

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官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葉而始有造於華裔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大命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寒者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德服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薦睦茂于放勳風漏吞肩裕于周文是以布政未嘗人神竝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麋咸素

其色堆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不同心  
 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選於其間者  
 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  
 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橫于曠野矣伏省  
 羣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  
 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  
 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  
 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邱矣三王無以  
 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  
 繫於魏政州有餘丰矣此乃千世時至之

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  
 拘攣狹口不施於此時又稽天命罪在臣  
 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  
 上帝袂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  
 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所以施行臣謹拜  
 表朝堂臣歆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  
 忠臣秋臣柔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  
 邵臣晃臣遼臣靈臣京臣貞臣洽臣昱臣  
 夏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  
 凌臣福臣質臣頤臣觸臣當臣生臣圃臣

神臣衢臣慎臣禔臣俊臣景臣豐臣楮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  
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

集古錄

右公卿上尊號奏篆額在潁昌相傳為鍾繇書其中  
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睥睨  
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箕山  
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媯汭納漢二女豐碑至  
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內外前後勸進  
之辭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此文

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為正碑

自造于華裔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晦昧今世所傳者

多是前一段耳

隸釋

魏公卿上尊號奏篆額二行文三十二行行四十九

字先王及高陵兩武王三陛下皆平闕有奕局之紋

自陛下卽位後十行刻于碑陰二陛下亦平闕篆額

黑字

隸續

公卿上尊號碑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

刻於黃初之後

金石文字記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為比部尉後依劉表及



荆州平曹瞞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  
在祕書曹常縣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

庚子銷夏記

漢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冊詔魏王禪代丕上章辭

讓再四尚書令桓階等奏亦再四此表則相國安樂

侯歆等最後之奏蓋在延康未革命之時趙目列于

受禪表後似誤或因黃初中刻石故後之耶

金石後錄

右魏上尊號奏亦名勸進碑不書立石年月顧寧人

云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按後漢書

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

皇帝遜位魏王歐陽公集古錄謂魏志是年十一月

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也方綱考通鑑目

錄是年十月癸卯朔歐陽子之言信矣然延康是漢

年非魏年通鑑目錄既不著延康之號而魏志書於

文帝紀正恐覽者或未之詳耳 洪文惠云碑自造

於華裔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晦昧近日吳山夫金石

文存亦載至華裔句止至近今數年拓碑者始知併

後段拓之雖極剝泐然尚略辨其槩但與受禪碑俱

已模糊不若華裔句已上半石本尚筋骨具備耳

柱卽枉字倉卽蒼字泉卽泉字至於光被四表則

漢末之文亦已如此建安黃初間爲將相者必非臨

金石錄卷二十三  
文時甫就經師取料則其爲東漢以來傳誦如此之  
本可無疑者而戴東原必謂古文堯典作橫被四表  
橫轉寫作枕枕又脫誤爲光以此矜言復古其亦可  
以不必矣 吳禪國山碑亦有格于上下光被八幽  
之文去此碑不遠亦可相證也愚嘗平心論之借使  
古本有作橫被者亦當兩存以相參質不必定斥光  
字之非況於義理光字更爲足乎 兩漢金  
石記  
碑載勸進之詞裴松之注三國志有其文按碑云可  
謂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邵矣志作可謂信矣省  
矣碑云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志作民

命之懸於魏政俱是傳寫脫文餘文亦稍有異當以

石刻爲正

中州金  
石記

碑中賈詡証之本傳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今在碑  
當勸進時已書太尉顧亭林云碑當刻于黃初之後  
以此也又三國志註載首勸進者惟相國歆太尉詡  
御史大夫朗及九卿今考碑題額作公卿將軍上尊  
號則當時武臣皆因劉若首唱而蟻附之矣 授堂金  
石跋  
碑云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  
祿之福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爲福從衣  
畱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

福傳寫譌舛衣轉為示讀者便呼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馥按裴松之魏志注載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心副朕之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隸分韻屋部福字下有福字從衣注云魏臣奏蓋隸釋元作從衣之福轉寫誤從示廣韻福敷救切衣一福亦不應收入屋韻申鑒政體篇云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福亦當從衣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碑位不福德武榮碑爵不副德是福即副也桂馥跋

按碑前段所列諸臣銜名微有剝落然證之隸釋

尚可全讀其著於魏志者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即華歆太尉都亭侯臣詡即賈詡御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即王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口據本傳當是臣仁即曹仁衛將軍國明亭侯臣洪即曹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鎮西將軍東鄉侯臣真即曹真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即曹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即夏侯尚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即臧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臣郃即張郃使持節右

將軍建鄉侯臣晃卽徐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  
臣遼卽張遼郎中令臣洽卽和洽衛尉安國亭侯  
臣昱卽程昱太僕臣夔卽何夔大理東武亭侯臣  
繇卽鍾繇少府臣林卽常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  
千秋亭侯臣照卽董昭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楮  
卽許褚皆有傳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者鮮于  
輔渡遼將軍都亭侯臣柔者閻柔附公孫瓚傳冠  
軍將軍好時侯臣秋者楊秋見郭淮傳大農臣霸  
者袁霸附袁渙傳懷遠將軍關內侯臣吳者傅吳  
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者劉若並見武帝紀注

輕車將軍都亭侯臣忠者王忠見王粲傳注後將  
軍華鄉侯臣靈卽朱靈見武帝紀及齊王芳紀奉  
常臣貞卽邢貞見文帝紀元年改奉常爲太常故  
二年稱太常邢貞也長水校尉臣凌卽戴陵見文  
帝紀陵當依碑作凌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圃卽  
閻圃見張魯傳晉書閻纘傳云圃封平樂鄉侯蓋  
凌由亭侯進封鄉侯魏略所謂黃初中增圃爵邑  
是也匈奴南單于臣泉卽呼廚泉因其來朝畱魏  
見武帝紀餘如領軍中陽鄉侯臣琳疑卽夏侯琳  
惇之子附惇傳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疑卽郭祖

見呂虔傳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福疑卽任福見文帝紀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疑卽焦觸見武帝紀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衢疑卽趙衢綏邊將軍常樂亭侯臣俊疑卽李俊皆見楊阜傳其生平官爵與碑不甚相合或史有缺漏不敢質以爲實也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生或以爲溫恢子攷恢在文帝時歷仕數年未有侯爵卒後詔賜恢子生爵關內侯則此樂鄉亭侯非溫生也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或以爲吳質攷王粲傳注太子卽王位與質書曰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時質

爲長史則此關內侯非吳質也以及中護軍臣陟振威將軍涅鄉亭侯臣題振武將軍尉猛亭侯臣當安衆將軍元就亭侯臣神討夷將軍成遷亭侯臣慎安夷將軍高梁亭侯臣昺襄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並當闕疑以侯博攷也其各傳及帝紀載黃初初諸臣歷官封爵與碑微異者賈詡傳云進爵魏壽鄉侯而不書其先封都亭鮮于輔傳但云封亭侯而不書南昌武帝紀注稱昌鄉亭侯昌鄉當卽南昌之譌閻柔傳但云封關內侯而不書都亭董昭傳不書督軍御史許褚傳不書安昌亭侯

金石錄卷二十三  
皆可據碑以補史闕也徐晃爵建鄉侯傳作遂鄉  
王朗爵安樂亭侯夏侯尚爵平陵亭侯傳皆作鄉  
侯董照傳作董昭許褚傳作許褚程昱封安國亭  
侯傳作都亭侯皆傳寫之譌當以碑爲正表進於  
延康元年顧氏炎武以爲當刻於黃初之後偃師  
武君億舉賈詡傳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而勸進  
時已書太尉以實亭林之言昶細檢紀傳而知其  
說之未允也魏志於詡傳卽位之上偶遺王字武  
氏遂以卽位爲踐阼不知曹洪傳亦云文帝卽位  
爲衛將軍此皆傳刻者脫誤攷文帝紀延康元年

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至受禪時詡  
爲太尉已數月矣武君竟未一檢帝紀以攷誤解  
卽位之文遂謂勸進時詡未爲太尉碑在黃初中  
刻乃追改稱太尉亦疎於攷古矣惟公孫瓚傳書  
鮮于輔虎牙將軍閻柔渡遼將軍夏侯尚傳書遷  
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常  
林傳書遷少府許褚傳書遷武衛將軍曹休傳書  
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並在文  
帝踐阼後是則陳壽紀事之誤讀史者所宜知也  
又按庚子銷夏記云梁鵠字孟皇以善書爲比部

尉攷武帝注作孟黃字取黃鵠之義當從黃也鵠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銷夏記既謂北部為比又以此部尉屬之梁鵠極謬

受禪碑

碑高八尺四寸廣四尺六寸二十二行行四十九字額題受禪表三字篆書陽文今在許州繁城鎮

維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 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挈所錄帝王遺事義其顯於禪德美其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鹿傳稱歷數 是以降

世且二百丰幾三十堯舜之事復存于今允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昭德 義焉 皇帝體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黃齋九德既諷欽明文塞齊光日月林兼三極及嗣位 先皇龍興饗國撫柔烝民化以醇德崇在寬之政邁愷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春以播惠開禁倉散 滯積豕臣 之錫眾地陪臺蒙賙餼之養興遺勲繼絕世廢忘之勞獲金爵之賞襁褓之孤食舊德之祿善

無徵而不旌功無細而不□□□我士哀  
 矜庶獄罷戎戎焚丹書囹圄虛靜外無曠  
 夫廟諱澤雲行風不沾渥若夫覆載簡易剛  
 柔允宜乾以之德陰陽□□□□□類  
 育物舊庸造化之道四時之功也寬容淵  
 嘿恩洽羣勳皇戲之質堯舜之姿也孜孜  
 業業邁德濟民伯禹之勞□□□□□  
 智神忝料敵用兵殷湯之略周發之明也  
 廣大配天地茂德苞眾聖鴻恩洽於區夏  
 仁聲播於八荒雖象肯所□□□□□

和而來王是以休徵屢集和氣烟煜上降  
 乾祉下發玠天關啓闢四靈具臻涌醴  
 橫流山見黃人所以顯受命之□□□□  
 □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於豐草堅蠶繭  
 於茂樹嘉禾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  
 朞月之間蓋七百餘見自金天以□□□  
 □□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  
 漢氏覩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稽唐  
 禪虞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  
 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於是



羣公卿士僉曰 陛下聖德懿侔兩儀  
 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地出大  
 螻夏后承統木榮冬敷殷湯革命白狼銜  
 鉤周武觀□□□□方之今日未足以  
 喻而猶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即祚  
 負依而治况於大魏靈瑞若茲者乎蓋天  
 命不可以辭□□□□以意距大統不  
 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  
 承天序於是 皇帝乃回思遷憲翦觀  
 庶徵上在璿機莖之周易卜以守龜龜莖

龍告五反靡違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  
 命練吉日□□□□唐典之明憲遵大鹿  
 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設壇宮踣圭璧  
 儲犧牲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  
 岳牧邦君虎□□□匈奴南單于東夷  
 南蠻西戎北狄王侯君長之羣人自旗門  
 咸旅于位 皇帝乃受天子之藉冠通  
 天龍玄龍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榮祝  
 燔燎棧櫜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  
 遍于羣神□□□晏祥風來臻乃各有司

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開皇細聞帝載殊微  
幟革器棹脩廢官班瑞節同律量衡更姓  
改物勒崇垂鴻創口佗則永保天祿傳之  
風極

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爲鍾繇  
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  
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  
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  
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  
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

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  
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  
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  
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  
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  
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  
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  
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  
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  
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

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  
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  
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集古錄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潁昌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

表奏之表也

碑以葶爲契以烟煴爲細組以烟于六宗爲禋于六宗 隸釋

魏受禪碑篆額一行文二十二行行四十八字先王

及陛下五皇帝皆平闕亦有奕局文篆額黑字隸續

受禪表黃初元年立在潁昌府臨潁縣魏文帝廟劉

禹錫嘉話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漢隸字源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爲王朗文朗字景興東

海郊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瞻觀此碑蓋可見矣潛溪集

右魏受禪表云惟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

於漢氏蓋紀受終踐阼月日也魏志庚午王升壇卽

阼歐公據裴松之注及此碑證庚午之誤固矣漢獻

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

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遂制

詔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夫改元在卽位以後事

不應初受禪時竟書黃初意者與嗣君卽位踰年改

元不忍沒其親之殘年不同耶其文有云堯舜之事

復存于今是言漢獻下禪于魏也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是言已之受禪于漢也不直以己無媿于舜禹故爲此言而是時公卿大臣又以天下後世爲可欺復勒此表說文云表識也所以揭其事而記之也成湯放桀曰予有慚德恐來世以爲口實魏之君臣良心陷匿至于乃爾遂借堯舜爲口實唐虞受禪果若是乎金石後錄右魏受禪碑小歐陽集古錄曰云碑不著所立年月今按辛未是黃初元年之十月晦也 洪所未釋者機卽璣字鹿卽麓字照卽昭字至若乏字上作橫畫

尤於反正之旨相合此最有益于六書者而婁氏字原不收近日顧氏隸辨收之乃訛作上撇何也 古文苑載聞人牟準魏敬侯碑陰云魏羣臣上尊號奏鍾元常書魏受禪表衛覬金針八分書方綱按此二碑實出一手書蓋純取方整開唐隸之漸矣兩漢金石記碑文不載于史水經注云繁昌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前有三碑魏文常受禪於此故其石銘曰遂於繁昌築靈壇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卽此碑及尊號碑漢隸字源云碑在潁昌府臨潁縣魏文帝廟內今

爲漢獻帝廟者後人毀斥文帝像復爲之也

中州金石記

### 孔子廟碑

碑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五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額題魯孔子廟之碑六字篆書今在曲阜縣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廟諱軒轅之高縱紹

虞氏之遐統應廟諱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佐

教於是捐瓦瑤斑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秬

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

緒昭顯上世追孝二代三愷之禮秉紹宣

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

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中懷帝

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口生

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

皇焉欲屈己以孝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

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

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

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印其聖以

成謀否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遭天下大亂百祀墜壞舊居之廟毀而不

脩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

聲四時不睹柔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祀報  
 功盛德百世祀者哉嗟乎朕豈聞焉其  
 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  
 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  
 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  
 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  
 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  
 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廿餘年  
 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  
 廣大苞於無方口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

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烱烱嘉瑞踵武休徵  
 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  
 來賓雖大皓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  
 民伯禹命廟諱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  
 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徽  
 絕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以允神明  
 之所福祉宇內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  
 已哉爾乃感啟人路寤之義嘉先民泮宮  
 之事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  
 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况今

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  
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  
乃佗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并體黃虞含夏苞商  
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細  
嘉波廟諱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  
衰成既絕寤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  
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  
脩復舊堂豐其奠宇莘莘學造爰居爰處  
王教既備羣小遙沮魯道以興永佗憲矩

洪聲豈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  
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溥拊揚歌  
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  
彬彬我后越而五之並于億載如山之基

魏陳思王曹植詞

梁鵠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謹記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  
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  
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

以美為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聖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為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碑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為梁鵠書者非也

碑以烟煴為細縕終軍傳辨髮作編

髮隸釋

魏修孔子碑篆額二行有穿文二十三行行四十二字制詔皇上聖皇三行皆平闕

隸續

梁鵠字孟皇學書于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梁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評其書

云龍威虎震劒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

古質遒健未知果為鵠書否碑後題曹植詞鵠書出

張稚圭亦曰按圖記與卒史碑同殊不可曉

石墨鐫華

胡三省通鑑注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

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

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

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

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

金石

文字記

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誤在



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阼事訖改延康為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

曝書亭集

隸釋字原作修孔子廟碑金石略作封議郎孔羨為

宗聖侯碑

金石錄補

碑有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咨歎聲一字為句東魏孔廟李仲璇碑亦有咨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意當時文體如此虞書二典

用咨發端者甚多古人重其事重其詞則為嗟歎之

聲以聳人聽非若後世之用噫嘻吁等字止于悲涼

感慨也

金石後錄

隸辨云文廿三行行四十二字此本凡二十行行四

十字與顧氏所記不同然文字完美無甚缺壞此必

隸辨誤記也爾雅釋詁茲斯咨皆已此也邢昺疏

云咨與茲同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

已漢隸字原云義作茲蓋非假借咨實有此義也

金石存

碑以縱為蹤揖為輯斑為班姿為資恪為恪霧為瞿

峇爲茲大皓爲太皞 尋之爲尋蓋涉偶移左右耳  
至於世代之世則下橫畫右出與卅爲三十字之廿  
勿加一者迥不相同今諦審石本卅餘年卅字右邊  
直畫垂下之勢宛然此亦講隸法者所宜知也隸辨  
第引武榮碑年卅六之字以爲與世代字無別而不  
知引此碑也其可以魏人之隸而少之耶 中間慨  
然而歎下一段有韻育與測爲韻卽可知杜屋職同  
用之理矣 汝帖掇集此碑之字因題曰梁鵠書雖  
不必其果足徵信然其書實自遒勁不必盡以漢隸  
一概律之孫退谷嗤其矯厲方板過矣 兩漢金石記

按表乃表揭其事特標黃初元年斯真魏受命之第  
一件事也較之大饗碑公卿上尊號奏行於漢延康  
未改新號時尤大彰明較著乃陳壽盡削不載所載  
惟漢帝冊文不及百字若蜀志於先主爲漢中王羣  
下上漢帝表全載之約六百三十字爲漢中王先  
主上言漢帝亦全載之約五百字卽皇帝位君臣述  
符命上言亦全載之約八百字卽位告天下亦全載  
之凡二百字共二千二百言此其全子蜀以繼漢  
甚明陋儒尚言壽全以正統與魏而斥漢爲蜀豈不

謬哉

蛾術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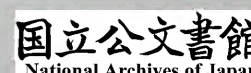
碑文稱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魏志祇載封孔子後詔書而不及存三恪事乃史之闕

漏爾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中假借變體字具載諸家著錄惟揖五瑞與今尚書輯五瑞不同段若膺大令尚書撰異云揖唐石經以下作輯當是衛苞改也王肅尚書注揖合也五帝本紀作揖正義曰揖音集漢書郊祀志揖五瑞字從手凡揖訓合凡輯訓和似同實別玉篇廣韻皆曰輯和也不言聚也按此說甚精今諸家以此碑揖字與輯同是不知揖輯二字絕不相通且不知尚書本作

揖字其作輯者唐以後譌本也山左金石志

碑以太昊作太皓漢石刻淳于長夏承碑皓天不弔冀州從事郭君碑皓天不弔外黃令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翕析里橋邨閎頌精通穹皓義竝作昊然則昊與皓文皆通用也又荀子成相篇皓天不復楊倞註皓與昊同楚詞遠遊歷太皓以右轉兮注皓一作皦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幽都賦昊爾太虛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浩爾太素用是知漢人于文字通義有所依據如此美封為宗聖侯事在黃初元年碑所言美孔子二十一世也史記



正義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既差數多一世而又誤宗為崇不知改封崇聖當北魏太和之十九年正義于此宜不致此舛謬或亦傳刻者過也碑書黃初元年胡三省通鑑注乃以二年宋史孔宜傳亦云羨仕魏為議郎黃初二年封崇聖侯其疎與胡氏同凡此皆宜依碑為正

授堂金石跋

黃初殘碑

碑共三石第一石二行第二石三行第三石二行字數皆不可紀今在郟陽縣許氏

少昊

國為

疾病卒

九以黃初又

然帶靡所瞻

我君

授退丰美

乾隆初土人取土得碑土中僅十二字中有黃初五三字故定為魏碑其書法絕類漢人又有六字與此碑如出一手字之大小行之疎密皆同應同為一碑屈君耕野珍藏於家搨以遺余屈君邑庠生博學好古於古人碑版嗜之尤篤余記秦中金石相助為多

雍州金石記

魏殘碑在夏陽許孝廉秉簡家乾隆初年許隣人發土得之雍州金石記云在屈氏蓋從屈購得搨本遂誤謂在屈氏耳關中金石記所云是承雍州金石記之誤也屈耕野先生余之蒙師許則余之表兄故知其由來如此康強跋

十三字殘碑

石高廣各四寸許文四行今在郟陽縣康氏

耕弟故與

脩德義休

牧伯納

康事以

辛酉之冬白下鄭谷口寄子札云故人王山史從華陰來篋中有東漢殘碑十三字高妙醇樸書體酷似酸棗令他碑不及也吉光片羽幸入補錄特摹寄上適山史游吾郡攜此札訪之出搨本相校不失毫髮谷口殆得漢隸之神者耶金石錄補  
十三字碑書法與曹全碑相似莘莘退食記云郟陽十三字漢碑向置曹全碑旁今亡矣不知康氏移歸珍藏耳屈君耕野搨以遺余可愛玩也又有六字疑

爲一碑書法古勁當爲漢人所書亦藏康氏

雍州金石記

十三字石乃是夏陽人家支竈物得之最後

康強跋

膠東令王君斷碑

碑止存土截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十八行行九字今在濟寧州學

自王氏之先出口季

闕下

九世口口乃復聞聲

闕下

衆勝邯鄲之圍強

闕下

其爵者曰侯

曰王景武

闕下

溺而濡足至孝昭二季

闕下

夏甫舉孝廉

武口令

闕下

噲字杼恭博士

徵陽

闕下

已後葬于京師者五世

闕下

陽太守自高平

就學

闕下

宗直道者

率困而後

闕下

子勃海府丞次子尚書

郎

茂舉孝廉爲

譙令去

官闕下

仇牧之忿

奮大

顧難名

闕下

弱弟居荒亂之中

口鯨

闕下

爲郡功曹

去家拜

闕

令口所幸

莅馳化如神

闕下

辰也

季卅有一黃初五闕

張氏

祔于光姑仰堂字闕

右漢故膠東令王君之廟門十隸字為額子新獲此全碑其中白紙相去數字許如石斷裂之狀上段十八行是敘事之文下段少一行是四字韻語判然非一碑必是二石毀缺好事者匣而一之藏碑之家隨行翦貼故文意錯亂不可曉解其所敘有兩人舉孝廉者有以博士召者有丞勃海者有為太守為尚書郎為譙令為郡功曹者其一人名字可辨曰噲字叔恭下云凡所宰莅馳化如神年四十一黃初中卒韻

語有身歿名立及剖符字蓋謂最後之人張氏祔於

先姑疑其匹也勃海丞尚書郎則其子也所謂上世

有邯鄲之功者秦之王翦也韻語初云闕二魏后實

天所授繼云文好俎豆武侯膺揚朱旗乃舉充成帝

字則其人仕於魏初也中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又

云沖質闕祚炎闕中微又云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則

是述其先世前朝之事也碑云葬于京師者五世所

敘既非一人又載婦姑相祔而以廟門題其額必是

昭穆宗兆者碑中雖有景武孝昭沖質之文卻有魏

后黃初之字而題額以漢者豈膠東是其祖廟沒於

漢代者乎

續

隸續不言碑所在婁氏字源謂在濟州按宋濟州治鉅野亦不知在濟州何處也今濟州學舊有漢碑五在戟門內門之西北大成殿西階下有古樹根空而片石檣柱與樹相銜不可脫其來久矣鐵橋李子東琪疑此石有異洗之無所有其內向一面不可見探手辨之覺有文遂以紙墨摹之得隸書四十餘字稽之洪氏書知其爲膠東令碑較隸續所存漢十之一矣隸續所載敘其世系有葬於京師五世及太守自高平就學之語按高平故治在今鉅野金鄉之間與

任城爲唇齒今濟州卽古任城也豈太守以前居京師以後就學因居高平而廟因在任城耶婁氏云碑在濟州者以任城爲州屬邑而統稱之耶抑本在鉅野而移於此耶不可考矣康熙時淮陰張力臣曾撰濟州學碑釋文惜其未見此石續而釋之自在我鐵

橋矣

盛百二跋

漢隸字源云喜義作熙蓋熹字古通熙是碑因又以喜通也其云克成帝字者僅見於洪錄雖未知拓本若何然按之文義字體均當是克字洪釋作克誤矣克肩也从屋下之象本从人不从十也 碑有黃初



五云云則是碑立于黃初五年之後是魏碑也以其  
著錄猶云漢故膠東令故附于漢洪氏隸釋採趙氏  
金石錄謂膠東令廟門碑以其非東漢而出之然隸  
續仍載此

兩漢金石記

文中述舉廉凡二見一在孝昭二年後為其先世一

敘于勃海府丞尚書郎二子之後似亦其子也

山左金石志

按碑在宋時所存已止上截洪氏初以他殘碑為  
此碑之下段而牽連說之後乃自知其誤隸釋曰  
錄云隸釋成書十年再因考古始知膠東廟門是

兩碑是也隸額十字今不復存洪氏猶及見之疑  
是另為一石跨廟門之橫梁者額題曰漢而文有  
黃初五口字當為立廟之年其仕于魏初者即立  
廟之子若孫耳碑敘王氏家世甚詳惜斷缺不可  
盡讀

金石萃編卷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魏二

廬江太守范式碑

碑僅存上截高三尺廣二尺一寸十二行行約十五  
六字額題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十字篆書今在  
濟寧州學茲據宋拓裘本摹  
錄其全石高廣不可紀矣

君諱式字

寔曰御龍

昨商周世昭

其隆晉主夏盟

有士會春光演廟諱謨翼崇霸業錫命族

實為范氏則其後也君稟靈醇之茂度體

廟諱亮之殊高徽柔懿恭明允篤恕九德靡  
爽百行淵備廟諱道耽藝恢韶瑱藉探嘖研

樸罔深不入塔乃立德隆禮樹節實真忠  
諒足以弼國篤友足以輔仁用能昭其洪

懿聲充宇宙接華彦於汝墳潤枯斃於荊  
漢超管鮑之遐蹤言靈評乎柄煥是以

化泉流芳公偉焉弓旌盈路再讓考軌  
手皇訓羣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真州刺史糾剔瑕

暨六教允施翰飛肅於鷹揚典刑軌

帝其勲遷廬江太守擬泰和以陶化

昭八則以隆治彌廟諱畧惠訓亡倦

協齊清源之深閣寶疏氏之

至順以疾告辭韜光潛耀詠琴詩以寧

其猶充洽外內宴紹

德之奧藪而儀民之淵表也未亮三事

終常山相暨子紀孫

而廟諱嗣罔繼粵青龍三丰正月丙戌縣長

汝南薛感靈殫之不饗

思隆懿模以紹奔世乃與縣之頌儒咨典

漢之中

□□同宗□□□之曾昭告祖孝

俾守厥祀本支蕃宣融之衽人神協休茂

之慶焉禮也於是鄉□□上計掾翟循州

部泰山從事史翟邵等僉以為君雖輝名

載藉光颺前列而靈墳亡□儀問靡述遂

相與略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墓以馨

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實唐之廟諱誕表靈和蹈規履信

窮神周覽祖道之訓邁德徽猶鴻漸奮浙

穢汲乎毗寶此醇懿以文會友以仁翼□

敦化濟殖羣生以遂永言孝思民之攸詒

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廟諱胙亡紀

爰輯訓典詢爾髦士育茲赫□以永遐祉

詔厥孫謀耀于萬祀

碑陰

共四列第一第二列各十人  
第三列十一人第四列六人

□八

□孝節

□子中

巖德蘭

邾文則

翟公遠

嚴公儀

丘子則

陳文信

口公道

范文直

王文舒

夏侯文申

口宣禮

江德和

夏侯聲發

段休甫

魯系武

毛子堅

邾公然

口文霽

王儂伯

邾德威

魯倉舒

王文規

長洲則

龐文市

口文陽

張孝信

張文碑

馬子文

何文幹

翟孝成

翟仲榮

口文

翟文

巖子

右碑法書要錄云蔡邕書今以碑考之乃魏青龍三

年立非邕書也

金石錄

右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篆額在濟州任城魏明

帝青龍三年縣長薛君鄉人翟循等所立范君仕漢

至廬江太守傳書張邵陳平子孔嵩三事甚詳至治

郡則云有威名而已此碑辭勝而事寡雖曰略依舊

傳昭撰景行但云篤友足以輔仁超管鮑之遐蹤爾

未足以光颺盛德也傳云為荊州刺史而碑作冀州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此碑雖不及延康黃初四刻在魏隸它碑中可取爾唐李嗣真作書後品乃云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甚矣藻鑿之謬也噴即贖字隸即赫字隸釋

范式碑篆額廬內之由變而从囙范內之已變而从已此在隸體之變則可而在篆則不可是六朝以後書體之濫觴也是碑依洪氏所釋似是十九行行

三十三字

第一行君諱第二行士會第三行之殊第四行不入第五行旬接第六行鳩奮此間似再有一行者第八行廬江第九行清源第十行其猶第十一行常山第十二行感應第十三行昭告第

十四行翟循第十五行述遂第十六行于昭第十七行彼夸第十八行昊天第十九行謀燿然灑

奮至侍字正合一行三十三格之數而標本侍字不

斷直至御字始斷則是此間尙有闕也又再起一行

若史字至遷字纔三十一格而標本廬江之上又尙

靈三半字皆洪所無者則此間又有闕矣恐洪氏所

据亦是當日標本有割棄處未可知耳是以每行三

十三格之數可定而通計若干行之數則究未能定

也不命族句下有寅字當是實此洪氏所闕者今補

之寶真句下是忠字洪氏誤作志今正之今年夏

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剪標

金不古錄卷二十一  
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  
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真乃定爲蔡書無論立碑年  
歲不符卽筆法亦大相遠矣其秋是碑爲小松所得  
寄京俾予與同人題之予旣爲響搦一本又爲補未  
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誤字一忠諒洪訛潛  
作志諒  
心坐卧其下者三日而知未谷之鑿弗確也蔡中郎  
卒于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青龍三年乙卯相去  
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傅會蔡書比  
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如此况李嗣真在唐初負  
甄苑盛名其肯自陷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明誠始

駁嗣真之誤洪文惠婁彥發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  
者無不以此爲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  
經不類而李嗣真之謬妄爲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  
李嗣真書後品之文讀之知李嗣真不誤而諸家之  
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  
母卽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  
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  
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  
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母卽興一  
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



金石錄卷之二十四  
知矣其上句云此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書石  
經之一體也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  
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  
之結體公私鉅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英體亦或以爲  
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  
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莫善於范巨卿碑耳此言極  
易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卽指  
爲率更魯公之書乎 洪云噴卽噴字非也易繫辭  
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九家作冊京作噴噴  
訓情也虞翻曰噴謂初也楊雄太元曰化在噴也范

望注云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莖故云化在噴  
準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 錢唐黃秋盦既得是碑  
宋拓本之後六年竟得此石於濟寧州學而重立之  
拓其本貽予時予兩漢金石記刊板已竣爰補圖於  
其後 此卽洪氏隸續誤以爲魯峻斷碑陰者今在  
范巨卿殘石之背可以斷然不惑者矣所存字纔及  
洪錄之半而可以補洪氏所闕者十一字又正其誤  
者二字且今日重刻隸續此諸人名皆順下直寫更  
無復知其原石行次之式今見此拓本乃知洪氏所  
錄人名前後次第皆就本碑之橫書者爲叙也隸續

此跋闕而未完愚前据諸書以補綴之未得及此條也今得是本乃知所謂石之廣與魯峻碑合又字體與魯碑類者皆不可以為信爾

兩漢金石記

乾隆丙申歲膠州人崔儒昧初得是碑篆額於濟寧龍門坊水口遍求碑身未得越五年黃司馬易得泰安趙相國家藏宋拓本雙鉤付梓又六年州人李鐵橋竟獲原碑殘石于學宮雖存字不及宋拓本之半而碑陰四列即洪氏所誤載之魯峻斷碑陰也

山左金石志

碑陰題字名氏可全讀者第一層都文則嚴公儀邱

子則二層江德和邾公然三層倉舒邱叔則四層何文幹餘尚一二字可見惜以磨滅不具錄也此為歐趙洪三家所未收而鐵橋獨搜得之益為可珍又洪氏以傳云為荊州刺史而碑作冀州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按碑前文已有潤枯斃于荆漢其為書刻傳訛無疑也

授堂金石跋

李嗣真以此碑為蔡中郎書吳念湖以鄭氏通志所載一廬江太守范式碑注云蔡邕書濟州一魏范式碑注云有碑陰青龍三年未詳是范式實有兩碑則李嗣真所指不為無據或以為前人著錄往往一碑

復見通志亦未可信然碑中范君行實甚略自因別碑已詳茲不重叙耳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按水經注金鄉有范巨卿冢名件猶存今嘉祥縣東南二十里有范山縣志云相傳范巨卿故里有祠為巨卿奉其父母並張元伯之所其地有來范村今名來范里攷元伯即張劭字後漢書獨行傳式少游太學為諸生與張劭為友二人並告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其刻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據此則劭家汝南而式往見並非劭至式家况傳稱元

伯卒後巨卿夢元伯與語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畱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則巨卿奔喪之事亦在汝南碑云接華彥於汝墳正指前事與傳適合顯屬縣志之誤然以此碑與本傳校之亦復詳略互見傳云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碑稱常山相暨于汜孫而允嗣罔繼則似汜是巨卿之子孫非其別名也傳云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平子病亡屍埋巨卿戶前云云碑但言潤枯斃於荆漢而已枯斃謂平子埋屍荆漢則巨卿送喪於臨

湘也傳云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  
三府並辟不應碑則云三府舉高第而無不應之  
語傳云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下卽詳載行部  
到新野孔嵩爲導騎之事碑云侍御史拜冀州刺  
史攷新野屬南陽郡惟爲荊州刺史始得行部到  
此然傳云四遷則或者巨卿初爲刺史本是冀州  
後乃遷至荊州傳詳荆而略冀碑舉冀而略荆各  
有體要未可云孰非也碑陰四列洪氏所錄有九  
十一人今存者三十七人字而不名亦無故吏門  
生郡邑等字與他碑不同洪氏誤爲魯峻碑陰蓋  
由僅得拓本未嘗親見斯碑耳

王基斷碑

碑高四尺五寸廣四尺十九行前三行行  
二十二字餘行二十一字今在洛陽縣

子有成父者出仕于齊獲狄榮如孫湫違  
難爲萊大夫遂闕稟天素皓爾之質兼苞  
五中九德之茂慈和孝文既著於闕景山  
林元本道化致思六經剖判羣言綜析無  
非文辯瞻

果民忠正足召格北兼文武之上略懷  
濟世之靈規初闕下舉孝廉司徒辟州縣

請留召自毗輔後辟大將軍府拜下國

典惟新出為安平安豐大守敷崇惠訓

典荆惟明四下躬召允帝命遷荊州刺

史揚武將軍又遷使持節鎮南下內朱

旗所麾前無交兵克敵獲傷斬首萬計

賜屬關內下關下蠶諸夏震蕩王師雲集公

翼亮

無遺策舉無廢功故能堅戰則飛肅摧

翼圍城則鯨鯢下於九有也此進爵常

樂亭安樂鄉東武侯增邑五千戶下之

莽並有獨克之威而忠勤之性乃心帝

室屢奏封章下彌留丰七十二景元二

丰四月辛丑薨公天姿高素與下止則

令儉斂召時服於是

將矩奉冊追位司空贈召東武侯密印

綬送召輕車不下泰山之速積恨元勳

之未遂俯仰哀歎永懷慘悴召為下帶

鑄石表墓光示來裔其辭曰

塞憲章墳素昭此物則居則利貞在公

畢少化流二邦下寧民是用息升降順

道遠讓廢武曾不整遺我下

闕下

右王基碑碑中斷存下半近洛陽民墾土得之以歷官及薨之年月攷之其爲基碑無疑碑云年七十二而魏志本傳遺之其遷荊州刺史加揚武將軍而本傳作揚烈亦誤廣韻東萊王氏殷王子比干爲紂所害子孫以王者之後號曰王氏此碑云有成父者出仕於齊獲狄榮如孫湫違難爲萊大夫然則東萊之王系出王子成父成父豈殷之後乎伯輿東州名士康成高弟叙述先世當有傳授韓退之撰王仲舒神道碑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春秋時王

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按太原之

王皆祖王子晉成父在子晉之前旣祖子晉不得更

祖成父矣退之誤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近世出土故載其全文以續隸釋所不及王基

陳壽魏志有傳以碑證之多合惟碑云又遷使持節

鎮南

下闕當是將軍云云

在克敵獲僞賜爵關內侯及母邱儉

文欽作亂之前史則云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亦在擊吳賜爵之後未知何也其小異者碑云克敵獲僞斬首萬計史云隨征南王昶擊吳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或碑有浮詞碑云增邑五千戶史云增

金石錄卷二十四  
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碑蓋合前舉大數言之耳  
史云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喪合葬洛陽今碑  
出于是者知基耐父母冢而方志缺載也基之死既  
贈官封子孫又賜其家奴婢而此碑云茱鐫石表墓  
則亦奉勅所立而史缺載也世傳碑之出土僅刻其  
半下截朱字宛然應手而滅本非殘缺未知審否

中州  
金石  
記

碑石出土僅刻其半土人傳云下截朱字隱然惜無  
人辨識付之鐫工遽磨拭以沒今存者凡得三百七  
十字姓名俱不見近假得吾鄉張九六先生拓本題

曰魏王基碑余質之三國志基本傳良然案碑云子  
有成父者子上缺文當作王此溯基命氏之始下云  
孫湫違難爲萊大夫遂字下缺以基本傳作東萊曲  
城人則碑亦述其占籍所起此可以意推者也碑載  
基歷官勲閹薨歿皆與傳合而亦少有闕誤傳云黃  
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  
請基爲別駕下云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而碑言舉  
孝廉司徒辟州輒請畱以自毗輔殆謂此也傳云大  
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卽碑所謂  
後辟大將軍府者其下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

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碑亦云爲安  
平安豐太守其尤異者碑言朱旗所麾前無交兵克  
敵獲僞斬首萬計賜爵關內下缺攷之本傳惟載基  
別襲步協于夷陵又膚平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  
下遂書賜爵關內侯與碑符而碑列斬首萬計史于  
此武功竟沒不見錄何也豈碑溢美非其實歟碑夔  
字下諸夏震蕩依傳文當謂母邱儉文欽作亂而  
無遺策數語亦指基代景王籌畫至傳言進封常樂  
亭侯又進封樂鄉侯又進封東武侯下追贈司空亦  
皆與碑侔而碑叙增邑五千戶傳云增邑千戶并前

五千七百戶所載亦異碑非全錄今不可考耳傳書  
景元二年云云下言是歲基薨史官例子人卒不得  
其月日者往往付之傳末云是歲今以碑言景元二  
年四月辛丑薨則傳亦失詳矣碑前言忠正足以格  
非忠義作中漢碑多如是顧亭林於封孔羨碑引宋  
書禮志以爲終魏之世略無紀功述行之文當亦由  
未見此碑故也

授堂金  
石跋

按碑字僅有半截然所叙官職大約與魏志本傳  
同傳稱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及領豫  
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



武侯而碑率稱進爵常樂亭安樂鄉東武侯連次  
叙之轉不如傳之詳晰也傳稱散騎常侍王肅著  
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基據持元  
義常與抗衡今考隋書經籍志載基撰毛詩駁一  
卷七錄五卷又有毛詩荅問駁譜合八卷陸德明  
注云基字伯輿東萊人駁王肅申鄭義卽此書也王  
應麟云王肅引周書言莽以如李出於西戎基駁  
其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可謂鄭氏功臣惜  
書不傳而志與碑皆未及故著之於此

李苞通閣道題名

磨崖三行前有晉潘宗伯韓仲元題名一行  
高五尺九寸廣五尺六寸今在褒城縣石門

潘宗伯韓仲元以肅始六年五月十日造

此石本口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淳亭侯

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五二千

人始通此閣道

附宋晏袤釋文并碑陰

釋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碑字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木女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淳亭侯譙國李苞字

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襄余閣道碑陰

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紹熙甲寅始見於石門之南崖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止有六字以下字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徹有偏旁漢魏兩善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其餘皆一二字或四三字則知此為泰和六年明矣是歲蜀建興十年先是太和四年魏司馬懿伐蜀五年蜀諸葛亮圍祁山魏詔司馬懿拒之懿七月亮復軍明年亮休士伐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襄谷治

橋閣矣後顯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陳留王年號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字則此二號皆魏之紀年竊疑其書盜寇將軍云者蜀張疑亦有此將軍號魏盜寇將軍季亭侯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景元四年即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眾伐蜀至江油降馬遵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詔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為梁州襄余閣道於是乎通矣慶元元年中秋日率鄭令臨淄晏表書晏表記云云愚按諸葛武侯以建興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大破司馬懿射殺張郃其時武侯屢修

斜谷之道豈有魏人得大書年號于石門者况魏明  
帝太和晉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金章宗泰和  
年乃是泰字  
今諦審此石本隱隱尚有畫痕可辨確是始字非和  
字也晉武帝泰始六年則西路通闢已久治此石道  
爲理之可信者王象之輿地碑目有太康元年興元  
新路記其時亦去此不遠皆可以補史傳所未及也  
蓋厓上先有景元之題而潘韓復題於其右耳晏記  
以爲皆魏刻非也兩漢金  
石記  
文稱泰和六年晏表以史證之斷爲魏明帝年號但  
史作太和而石刻作泰泰太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予

邑南翔寺石幢書太平興國號亦作泰 右盪寇將  
軍李苞開閣道碑在潘宗伯題字之後距太和王子  
蓋三十一年其年十一月蜀漢亡故有閣道之役也  
盪寇蓋漢魏所置雜號將軍之一沈約宋書作盪寇  
張遼滿寵皆嘗爲之晏表碑陰記但舉蜀張疑一人  
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吳

天發神讖碑

碑斷爲三故俗稱三段碑凡寸已不可攷第一段廿  
一行詔遺一行行六字大吳一行行七字餘行皆五  
字第二段十七行行七字第三段十行行三  
字上刻宋胡宗師石豫二跋今在江寧縣學

上承孟晉而闕下

丁步方日月闕下

帝曰而昂一〇暴方申申丙日闕下

牛仁中孚多〇〇夜亦方山川闕下

而鸞神讖〇

而塵元季帝〇弓酉抑十卯日壬闕下

卷中既稱凡闕下

然發効廣指〇乃是而讖廣多〇而解解

皆十二字曰〇月廿三日緯〇〇解〇序

食史通忠中闕下 將會楷謹信闕下 〇上解十

三字信緯〇〇未解曰八〇一闕下

詔緯中肅崇而〇將軍魏將雷關內〇上工

費序而視季〇〇二序合五十恭〇序與

函韻枚歸楚〇〇絳典枚奉儀備〇機〇

章咸幸楷賀〇〇易窳禮葉丞辭〇〇番紀

等十二刀專〇〇血茲觀視懶甄歷〇〇列歸

亦昂上而固命昭〇〇亦方〇〇序炳燭而〇杜諧

石上故餘闕下 上析銘辭卷禮下闕此

行一

蘭崗串帶觀令闕下

上昂韻

巧工九江下

功東漢下

上帝言天□□□□□□□□□□□□□□□□下步考日月

下帝曰大吳一□萬方甲午丙日□□□□□□才仁

中考予□人元示考山川下

天發神識文

天璽元季泰月己酉朔十四日壬□□□武中郎將丹

陽□□□□□□□□□□然發刻廣省□乃是天識

廣多□未解解者十二字月廿三日遣□□解文

字令史建忠中郎將會稽陳治□□□解十三字治復

有□未解以八月一日詔遣中書郎行大將軍裨將

軍關內侯九江費考行視更得□二字合五十泰字字

與西部校尉姜□□絡典校臬儀備□梅允章咸李楷

賀□吳寵建業丞許□尉番約等十二人吏從並其觀

視深甄歷□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

炳腹天□在諸石上故就□□□□□刊銘敷垂億下關此處

又空

蘭臺東觀令□□□□□□吳郡□□巧工九江朱

□□□□□□江東□□功東海夏侯下

予因遊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於土

竊疑以為天璽元年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  
 觀之果耳人多傳皇象書稽之實八百十有五季字  
 雖損缺而猶有完者寺僧不善護持歲月之久風雨  
 所暴必至泯滅因輦置漕臺後圃籌思亭時辛未元  
 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請郎胡宗師  
 題  
 余奉使計臺侍親遊此得天璽斷碑視之筆力高口  
 而文辭殘缺不可讀也悲夫崇寧元年中秋日轉運  
 判官石豫安正題

秣陵縣南三十里有巖山山西有石室山東大道左

有方石長一丈勒名題贊吳功德孫皓建宋明帝太  
 始中建平王休祐從巖山射雉卽此 巖山東有大  
 石碣長二丈折為三段因以名岡 丹陽記

案吳錄其文東觀華嚴作其字大篆未知誰書或傳

是皇象恐非在今縣南四十里龍山下 許嵩建康實錄注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  
 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沉着痛

快真得其筆勢云 東觀餘論

象書獨步漢末况體兼篆籀口口宜居周鼓秦刻之  
 次魏鍾繇諸書無論也其石四方面背瀾書各八行

金石錄卷二十四  
三  
兩傍口書口口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口口識者八十餘字末後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蓋列與事之臣于正文之後華覈為東觀令是必華覈也戚光集慶續志  
今江寧縣有段石岡蓋舊立碑處据丹陽記晉宋時已折為三段內一石上有轉運副使胡宗師刻字言此石在府南天禧寺門外半埋於土因輦置轉運司後圃籌思亭時宋元祐六年此石歷八百十有五年矣蓋又不知何年自巖山徙至城南也轉運司今府治此石在紬書閣前後又徙錫繡堂前碑刻中歸附

後改臺治此石欹仆於地其一段缺壞蓋嘗為人鑿以他用而不果也其第二段處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為人磨礪幾盡至治口年臺掾楊益得之解草中與教授湯弥口訓導李東戚光言于中丞石公珪治書

郭公思口募民昇至廟學門內之左

張鉉金陵新志

吳後主立碣紀吳功德吳錄云其文東觀令華覈作其字皇象書也

明一統志

考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為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上石文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

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寶之瑞又改明年為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吳

矣

楊士奇東里集

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又定為蘇建

周暉金陵瑣事

案諸書俱以為皇象書周暉獨言又定為蘇建建無

能書名亦不知為何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

文末有東觀令史邱信中郎將臣蘇健或暉誤引此

邪

周在後天發神讖碑考

碑文相傳為華嚴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許嵩建康

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覈嘗為東觀令而碑

復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覈為東觀令時

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則碑之

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

不復藉符瑞取媚未可遽信為覈之文矣文曰天璽

元年來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來政王

莽候鉦文曰重五十來斤咸書七為來而吳興國山

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七與是碑先後建立

則為七月無疑耳

曝書亭集

天發神讖碑集慶續志云辭不可讀可識者八十餘



字數其釋文僅七十一字客座贅語載與志同俱誤以中書郎行在關內侯下吳郡在九江朱下未有釐正之者今石三段排尊經閣下上段置中央中段置左下段置右其字一百九十有六因洗剔段石攷證舊搨連接三段正其舛合且就剝落思維補三十一字則辭意貫通可讀矣仍有偏旁字脚不可識者五字并載以俟攷古君子

王槩跋

右石凡三段第一段廿一行中空一行其存全字一百有七半字一第二段十七行中空二行其存全字八十五半字九第三段十行中空一行其存全字二

十半字二總計三段廿一行凡存全字二百十有二半字十有二 乾隆四十四年秋方綱親到江寧府學尊經閣下手量是石中段爲第一石高三尺五寸圍八尺九寸其頂宛然鐘形截去上甬者截痕尙可辨也東爲第二石高二尺三寸三分圍八尺六寸此石未工東二字乃是半字自此以下削去是以此半邊有似方形西爲第三石高二尺六寸二分其圍則上濶下束亦以削去之故側出方稜耳上圍六尺八寸三分下圍六尺三寸七分 按王槩天發神讖碑賦自記云是碑凡三十二行然實是三十一行其以

爲二十二行者連空行計之也又謂補三十一字是  
 二十一字之譌二十一字者第三行上段之下補統  
 字此未可知第四行中段之頂補元字非第六行上段之  
 下補月字此當是第七行上段之下補陽字未第八行  
 中段之頂補于字非第九行上段之下補棗字未中  
 段之頂補月字今從下段之頂補解字今從第十行  
 上段之下補郎字當是第十一行中段之下補日字未  
 第十二行上段之下補大字未下段之上補侯字當是  
 第十三行上段之下補解字未中段之頂補十字非  
 中段之下補字字當是第十六行上段之下補往字未  
 知

中段之下補歷字當是第十七行中段之頂補大字今從  
 之第十八行中段之頂補刻字非中段之下補萬禩  
 字未而反遺失數字如第六行中段末之中字第七  
 行中段末之山字第十四行中段末之備字皆拓本  
 見全者而皆失之其所總計行數字數概不可憑不  
 特近日金石經眼錄所圖三段之尺寸皆已差舛而  
 竹雲題跋所計行數字數亦皆不足據也 吳山夫  
 云此碑非一石所折今驗其東段第二石之頂爲人  
 磨平刻一喬字字大於掌而不能泯其鏤鑿之痕是  
 一石折爲三無可疑者兩漢金石記









增茂副... 中口東口口口血口中口口何效不所由

附 吳騫釋文

右第一行凡雲麓漫鈔及荆溪外紀所闕之字並

作口其二書所有而今碑文漫滅莫辨者於字外

作口以別之

口口口口

右第二行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右第三行

口之口口口子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蠓飛蟬動無不歸仁是故

右第四行漫鈔載碑文從之字起闕廿六字蓋以第三行為第一行也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上尊

右第五行

靡不

遑假民用

右第六行外紀自民用字起

不犯於是

率禮

右第七行不犯湯抄作丕作外紀作不犯於是

下漫鈔作臣丞相沈兼太常處奉迎凡十字外紀

作於是臣丞相沈曰以下闕六十三字並誤今據

碑文移止三字餘七字莫可辨者缺之

備儀尊敬

宮

右第八行儀俗本漫抄作義

右第九行

所臨

徘徊於此遂基大宮玉燭澤清萬民

子來不曰

右第十行於此漫抄作西巡萬外紀作庶



□□□□□延頸跂足率土來庭柔服百神經緯庶  
務日昃不

右第十一行延頸跂足外紀作頑嚚乃止庭外紀  
作獻百神湯抄作以仁

暇□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陵遲大繇未光  
闔立東觀

右第十二行暇外紀作食根外紀作數數世陵遲  
外紀作頻十陵道繇未光外紀作啓朱光

□紀實言建設墳典采詢微聞窮神極化無幽不闡舉  
逸遠佞寬

右第十三行設湯抄作論窮 變化外紀作實感神化

罪宥刑守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愍凶□□朽枯上天感應□□  
右第十四行守漫鈔作尊外紀作惡並誤

□□□踐阼初升特發神夢膺受錄圖玉璽自神圓神人指授  
右第十五行□□踐阼初升外紀作箕宿降祉利

丰膺受錄圖外紀作靈璽鎮國

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弋十有弋五  
帝瑞氣黃

右第十六行青玉符外紀作有玉簡抱戴外紀作  
明朗帝外紀作天

棋紫蓋覆擁宮闕顯著斗牛者弋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

右第十七行擁漫鈔作被外紀作擁下注廡同斗牛漫鈔外紀作牛斗並誤十三茲悉正之

有九青猊白虎丹鸞彩口鳳廿有二白鹿白麋白兔卅有二

右第十八行猊漫抄作蛇外紀作蜺虎外紀作兕丹鸞彩口鳳漫抄作丹鸞彩鳳魚鳥外紀作丹角黑口口鹿漫鈔作虎麋漫抄作麋外紀作麋下注力丁切大羊也鹿外紀作鹿兔外紀作鹿誤

白雉白鳥白鵲白鳩弋十有九赤鳥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

右第十七行燕漫抄作鸞誤

黍神魚吐書白鯉騰舡者二靈祭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

右第二十行黍漫抄外紀作七並誤魚外紀作虎蠶外紀作絮誤

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

右第二十一行璧流離俗本漫抄作拱璧琉璃誤

按宋書符瑞志曰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卅有六大貝餘蜺餘泉黍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鼓璧卅有八玉

右第二十二行餘蜺餘泉俗本漫鈔作餘貶餘孕

小山堂本作餘貶餘孕外紀作餘口榦泉按爾雅

說貝曰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蜺又作貶鼓璧

漫抄脫璧字

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璽夔祝神鬻卅有六石室山石闔

右第二十三行燕外紀作兕鳩外紀作螭者字外

紀闕闔俗本漫鈔作門誤

石印封啟九州吉發顯天識彰石鏡光者弋十有弋神口頌歌廟

右第二十四行封啟俗本漫抄作封石按晉書五

行志曰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啟

天下太平九州吉發顯俗本漫抄作羊口口石口

口音口外紀作九州吉發顯惟九州二字略可辨弋十

有弋俗本漫鈔作弋十有七誤

靈口示者三畿民惟紀湖澤闔通應識合謠者五神翁

神僮靈母

右第二十五行闔漫鈔作門靈母漫抄作雲母並  
誤

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黍靈夢啟識神人授書著驗口  
口者十秘

右第二十六行神女外紀作靈女誤

記識文玉版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口  
玉瑄玉瓊

右第二十七行記外鈔作略識外紀闕德漫抄作  
真三字漫鈔闕人俗本漫抄作璽小山堂本作刀  
竝誤采外紀作彩明漫抄作光誤

玉玦玉鈎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盃玉盤玉  
罍清絜光

右第二十八行玦俗本漫抄作瓊小山堂本作瑗  
外紀作玦按宋符瑞志曰漢桓帝永興二年光祿  
勳吏舍夜壁有青氣得玉鈎玦今此下連玉鈎而  
字下不可辨故且從外紀絜漫鈔外紀作潔竝誤  
眼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口寔言天平墜成天子出東  
門鄂者四

右第二十九行口別江南通志作蒯口漫鈔云闕  
外紀作靈寔小山堂本漫鈔作宣天一閣舊拓本

作宣卽宣字

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啟緘發事與運會者  
二其餘飛

右第三十行微俗本漫抄作微小山堂本作微外

紀作微事外紀作若與漫鈔作興誤案以微作微蓋書者之誤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覲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

右第三十一行殊漫鈔作殊外紀作殊下注殊同

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

右第三十二行陬訾之口俗本漫鈔及海鹽縣圖

經日知錄作陬訾之舍並誤翁方綱曰歲正月孟

陬作陬字从口十二次娠訾娠字从女此碑以娠

爲陬蓋猶沿漢碑假借之習

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序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

右第三十三行周漫鈔作因誤

口帝玉質青黃鯁理洞徹粹受祇筵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

右第三十四行鯁漫抄作解外紀作鯁今碑泐闕

半字筵小山堂漫鈔作筵外紀作悚夫外紀作而  
誤

宜彰乃以柔垂沼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  
地紀號天

右第三十五行彰外紀作欽

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瓌大司徒燮大司空翰  
執金吾脩

右第三十六行用漫抄作實

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  
史瑩蕞等

右第三十七行

僉以爲天道元嘿以瑞表真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幽  
荒百蠻浮

右第三十八行僉外紀作亦嘿外紀作曠三漫鈔  
作四浮俗本漫鈔作薄下二字並誤

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  
勒天命遂

右第三十九行慕化外紀作口川  
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

慰天下喁

右第四十行

噶之望焉

右第四十一行外紀無焉字按漫抄載碑文凡三十九行通計之止九百餘字蓋趙氏僅就碑之東北邊行讀起不知正北一面左方尚有二行文雖不能讀而筆跡尚未全泯總而計之共得千餘言正與金石錄之數相符若盧熊沈敕牛運震諸家所紀行數多寡益參錯不足憑矣

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

建所書

右第四十二行立俗本漫抄及周在浚天發神識碑文考作邛並誤立信中郎將雖不見於三國志及續漢書百官志等書觀元劉大彬茅山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為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中遷立節中郎將吳九真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皆其類也臣俗本漫鈔在將字下偏右建俗本漫抄及天發神識碑攷作健並誤書字漫鈔闕

刻工殷政何赦 右第四十三行漫抄不載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

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  
五年晉遂滅吳矣集古錄

右碑其前叙孫皓卽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金石錄

說文漆象形如水滴而下賈山云漆塗其外是也而  
漆臬締紵椅桐梓漆之類經傳已多借用至今反以  
漆爲古字漆沮之漆却有省其水者韓勅碑書漆作  
漆候鉦銘云重五十來斤者隸法小變而借用作七  
也吳天璽年國山碑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漆唐  
襄談司刑寺佛跡碑云長安貳率漆匪夫豈無據乎

惟北齊文宣以七爲漆而誅上黨王渙則冤哉虐也  
數日有壹貳至於玖拾莫非假借鄙俗無他訓若仿  
古而用漆豈不韻勝隸續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  
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  
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卽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  
禪碑土人目爲固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  
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碑中大槩  
言符瑞初無可取姑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雲麓

漫鈔



蘇建官至中郎將其書與皇象同所書禪國文國下疑脫

山在宜興善卷山中書史會要

按三國志金陵實錄孫皓因國山有石立遣司空董

朝太常周處封禪刻石碑字三面可辨惟東面剝裂

模糊蓋無屋茆之也碑詞載所遣人姓名而無周處

史氏誤矣周必大泛舟遊山錄

碑自丞相而下十四人獨有大司空朝而無處名按

處傳處仕吳止東觀令無難督無有兼太常之事豈

史氏見處為陽羨人輒附益耶當以碑為正咸淳吳陵志

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

遂受玉璽文曰吳真皇帝乃天冊元年乙未正月辛

亥又云柔兆涸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

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丙申矣太尉璩即宏璩

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璩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

司空朝史稱兼司徒董朝國史瑩敷即光祿勳薛瑩

東觀令華嚴熊叅攷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冊

海鹽玉璽有文曰吳真皇帝而改天璽歷陽山石文

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即臨平湖開之事石室

山石開發即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舊

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略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

金石錄卷二十四  
曰吳真皇帝與此碑合疑陳壽之所書石函小石刻  
皇帝字誤合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  
亦不見有此文字如巖山神識海鹽玉璽國山刻文  
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  
形勢絕與神識相似第石質堅頑土人就其上鐫刻  
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謂皇象書字  
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巖範鄭姥等號八  
絕則神識碑亦蘇建無疑也東漢碑碣多尚隸書獨  
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識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  
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麟鳳贊魏

石經中篆文弗足論也

盧熊跋

皓碑言神鼎靈璽金冊鳳凰與夫黃旗紫蓋湖澤開  
通天識神謠之類皆見于吳志陵道之啟謂石室開  
遂基大宮謂作昭明宮晉避文帝諱後稱顯明宮石  
印封啓九州吉則信歷陽使者之謬語耳按江表傳  
曰歷陽表言石印封吳騫云疑脫發字皓遣使者吳云疑脫祭字以  
大牢作高梯上觀印文使者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  
司馬微善論運命歷數刁元蜀吳云蜀上疑脫使字得之增飾  
其辭以獻皓取媚虞翻五世學易尤明象要故引此  
二人爲證若河伯子胥王靈圖亦皆當時識緯之書

自丞相以下紀名凡十四人如宏瓌董朝滕循張悌  
丁忠岑昏薛瑩華嚴皆見於志餘莫可攷

碑模見詞翰朱昱

成化毘陵志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  
子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  
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  
則又失之

日知錄

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記則陽羨石  
室之瑞在天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  
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時無歲無瑞亦頻歲改元

先後之間固有不及細詳者矣 碑云三表納貢三

籀文四字金石錄作三非是

金石存

愚按是碑侈陳符瑞詞多誣誕即後人或取以考核  
史志前後年月究無確據皆無關於著錄之大者惟  
篆勢遒勁為三國孫吳時之蹟是為古物可翫耳是  
碑玉皆書作王一皆書作弋四或作三七皆作泰皆  
古體之僅存者泰字則洪氏嘗說之矣廿卅字則古  
本左傳已然惟筵字篆勢不甚可解而又極分明姑  
從諸家錄作筵耳

兩漢金石記

碑形微圓而楯東西二面廣南北狹四之一字徑二

寸文起東北而南而西訖于西北凡千餘言碑首上  
銳而微窪石色紺碧風雨剝蝕東與北二面文字尤  
多漫滅南面下方石碎脫去十餘字而西面上截泐  
紋尤深更歷歲月當折一角矣吳志言天璽元年臨  
平湖開通又干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刻上作皇帝  
字於是改元大赦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  
字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名曰石室乃遣司徒董朝  
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  
協石文按志所紀合之碑文頗多疑義志於臨平湖  
得函改元大赦下歷陽山石成字又云改元大赦兩

言改元蓋上所云乃改本年爲天璽元年下所云明  
年改元則改次年爲天紀元年也據碑旃蒙協洽乙  
未之歲得玉璽文曰吳真口帝以柔兆涒灘之歲改  
元天璽是以海鹽六里山得石璽在天冊元年而改  
次年爲天璽元年非因臨平石函而改本年爲天璽  
元年臨平湖事碑中故有之第言湖澤闡通却未因  
之以改年也兼司徒董朝碑作大司空兼太常五字  
疑亦羨文蓋當日寔祇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  
山觀碑後列諸臣名而處獨不預可見處素剛正必  
不藉此以阿其主旣見泛舟錄毘陵志等所說多同

其諸家辨說中盧公武跋攷覈較詳第謂此碑字畫絕與神識相似則仍踵長睿之論所不解也至若碑所列諸臣名自宏璆至華覈諸人外如執金吾修當卽滕循循與脩古通故三國志皓傳作滕循而呂岱傳注及晉書並作滕脩隸釋謂二字止爭一畫恐非餘若丞相沈大司徒燮城門校尉歆尙書直晃昌俱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預傳有吳都督孫歆甘卓傳父昌吳太子太傅此城門校尉歆尙書昌豈卽其人乎俟更考之

吳騫國山碑考

按神識國山刻碑之事不載吳志惟裴松之注於

皓傳歷陽山石文理成字之下採江表傳有刻石立銘語其碑今已不見甚矣金石之與史相表裡也然後漢書祭祀志注引陽羨封禪碑云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梁書許懋傳亦論及國山封禪事則唐以前此碑甚顯而陳志裴注皆遺之何哉志紀當時符瑞止吳郡得銀臨平湖得石甬歷陽山石諸異而碑中所叙者至一千二百八十有一蓋皓淞酌殘虐大命將墜天出反常者以戒之而侈然自喜妄意爲太平之兆于是羣臣百姓造作奇詭爭相獻媚以至繁

夥不可勝數理必然矣國山距宜興西南五十里  
此碑寔在其上太平寰宇記述陳暄記云土人相  
傳碣下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屬皓疑有王氣  
故以此物鎮之俗呼爲董山以董朝所封故耳吳  
志稱封禪之役朝與周處奉使宋周必大史能之  
諸人並以碑無處名斷史之誤近海鹽吳君騫著  
國山碑攷因謂處素剛正必不藉此阿主且謂史  
有羨文誤矣昶少時嘗至碑所審其方位前十四  
行文爲碑起處卽周所謂碑字東面剝裂模糊者  
也今拓文前半雖多缺蝕而雲麓漫鈔載丞相沈

下有兼太常處奉迎之文則處名自見前幅後不  
再署者或緣事中返或未與議禮因而從略不得  
于此致疑也

碑以壁流離爲琉璃與  
武氏石室祥瑞圖同

### 葛府君碑額

額高一尺八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分三行行四字正書今在句容縣

### 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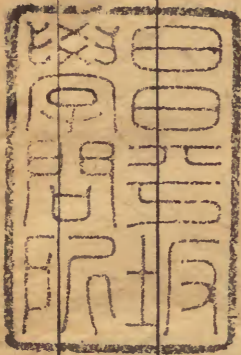
右碑額三行云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楷書  
徑三寸許衡陽孫吳所置郡漢世稱郡國守相爲府  
君魏晉猶然予收藏孫吳石刻如谷朗及此碑皆以  
太守故得府君之稱非若後人之泛用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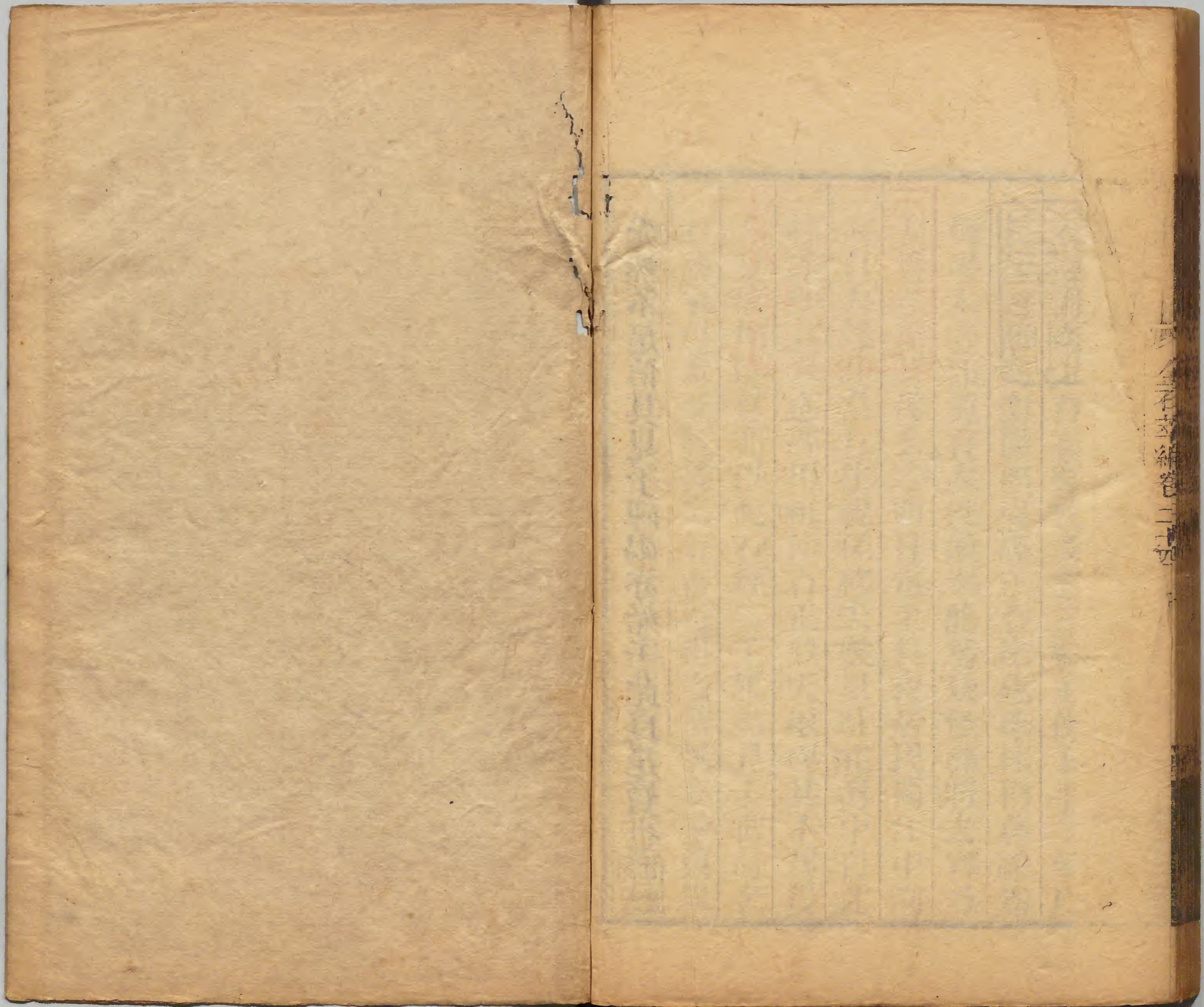
右碑在句容城西門外五里梅家邊土人呼其地爲  
 石碑岡碑圭首有穿攷吳志三嗣主傳太平二年以  
 長沙西部爲衡陽郡與碑正合法苑珠林稱葛祚爲  
 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祚將去官乃  
 大具斧斤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居民聞江中洶  
 洶有大聲非常旦往視槎移去數里駐在灣中自此  
 無患卽其人也碑用粗沙石正似天璽碑其不爲後  
 人見取作碑材亦以此石經二千年始見于世前金  
 石諸家俱未及載後之好古者得之當無忘予與朱  
 筠谷搜訪之力也楷書之見于法帖者則有程邈最

先然不足信其見于碑碣亦始于此良足寶也

孫星衍跋



文代丙子



古今事考類編卷二十一



